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

包法利夫人

[法]福楼拜 原著

朱晓平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包法利夫人

[法]福楼拜 原著
朱晓平 缩写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/(法)福楼拜(Flaubert,G.)著;朱晓平缩写. —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5

(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
ISBN 7-5080-2996-8

I. 包… II. ①福… ②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028 号

责任编辑:友 葵 赵晓燕 许 婷
韩 平 安 慧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5.75 印张 91 千字 2 插页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定价: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天真淳朴的农家女爱玛，因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式的教育，又生性好幻想，渴望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浪漫爱情，真正步入生活后才发现现实是庸俗可怖的。她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现实中只能演化为放荡和堕落，她追求的每一个男人，都只是在玩弄和利用她，最终使她债台高筑。她的全部家产被抵押拍卖，她也只能在无奈中走向毁灭。

福楼拜以冷峻的笔，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，揭露了拜金主义社会下所谓头面人物的丑恶嘴脸，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。《包法利夫人》自面世之日起便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震动，此后便成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杰作。

目 录

作品 内 容 提 要	1
第一部	1
第二部	32
第三部	107

第一部

1

上自习课时，校长领进来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。他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十五岁左右，个子比班里哪一个人人都高。他的头发顺前额剪得齐齐的，像乡下教堂里唱诗班的孩子。一件绿呢短上衣穿在他的身上紧绷绷的，袖子遮不住因常年裸露而发红的手腕，穿着蓝袜的小腿露在吊高的裤脚外面，脚上是一双没有擦亮但非常结实的皮鞋。他手上攥着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，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

大家背课文时，他正襟危坐，纹丝不动，像听布道一样聚精会神，直到下课钟响。

回到教室里，老师让新生站起来问他叫什么名字。他的嘴微微地动了一下，可是谁也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。他那窘迫的样子引起孩子们一阵哄堂大笑。他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一遍，但立即就被孩子们的喧闹声淹没了。老师一再要求他大声点说。新生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使出全身的力气喊出了他的名字——查理·包法利。

教室里秩序顿时大乱。教师一再威胁要加重作

业以示惩罚,才使孩子们安静下来,开始低头看书。

新生端端正正地坐了两个小时,尽管不时有小纸团飞到他的脸上,他只是用手抹抹脸,视线始终没离开自己的书。孩子们注意到他学习非常认真仔细,几乎每个字都很辛苦地查字典。他的拉丁文语法马马虎虎,而造句则一塌糊涂。因为他的父母图省钱,一直没送他上学,他的拉丁文是跟村里的牧师学的。

他的父亲老包法利先生曾是外科助理军医,后来因受牵连被迫离职。他凭自己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,赢得一个帽商女儿的芳心,还顺手牵羊捞了一笔六万法郎的陪嫁。婚后头几年,他完全靠太太的财产过活,讲究吃穿,游手好闲,逍遥自在。后来他的岳父去世,遗产寥寥无几。他一赌气办起工业,结果蚀了本,又搬到乡下想靠土地赚钱,因对农业一窍不通加上他的败家子作派,终是一事无成。不久他知难而退,住进一所租来的半农庄半住宅的房子里,整日怨天尤人,郁郁寡欢。

他的女人对他倾心相爱,百依百顺,对他的放荡行为也是不言不语,忍气吞声。她不停地奔忙,里里外外操持着一切。

他们有了一个男孩。父亲按照自己的想法,希望用斯巴达人的方式严酷磨炼孩子,使他有一副强健的体魄。他让孩子打赤脚到处跑。冬天睡觉不生火,教他大口喝酒和嘲笑宗教仪式。可这些并未能改变

孩子柔顺的天性。而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讲故事，教他认字，甚至弹着她那架旧钢琴，教他唱两三支歌谣。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梦想他长大成人既漂亮又聪明，做一个法官或者土木工程师。可是包法利先生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那是白费气力，因为他们没有钱送孩子上公立学校。包法利夫人无可奈何，只好任孩子在村里游荡。

查理十二岁的时候，母亲请本村牧师给他开蒙。学习并无固定时间，牧师只能忙里偷闲、见缝插针地教教他，似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学习效果可想而知。这样拖了两年，他的母亲决心不让他继续这样下去，加之他父亲也让了步，查理终于被送到卢昂的中学读书了。

查理性情温和，在学校里循规蹈矩，学习认真。他靠死用功，使学习成绩在班上始终保持接近中等，甚至有一次考自然历史还受到表扬。但是临到第三年末尾，父母叫他退学去学医，深信他能顺利地成为一名医生。母亲到一位相识的染匠家，在五楼上给他挑了一个房间。并和房东讲定房钱和包伙钱，又弄来桌椅和一张旧床，还买了一只小铁炉和一堆劈柴供他取暖用。办完这一切，她才千叮咛万嘱咐地回家了。

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令他头昏脑涨。什么解剖学、病理学、生理学、药理学、化学、植物学、临床诊断学、医疗学，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物学，这许多陌生的课

程,在他看来仿佛一座座圣殿的大门,里面既庄严又黑暗。他完全听不懂,跟不上教学进度。可是他非常用功,从不缺课,还记了成捆的笔记。只是他学习就像蒙住两眼的马拉磨,围着一个地方不停地转,却不知磨了些什么。他白天不是跑医院,就是泡在教室或解剖室里,晚上用过房东菲薄的晚饭便在自己的屋里埋头用功。夏季郁热的黄昏,他倚窗眺望,呈现在眼前的是肮脏的河水和僻陋的街道。望着天边徐徐西沉的红日,他多么向往那山毛榉树下怡人的清凉和田野上醉人的芳香。

他个子长高了,消瘦的脸上带着一种忧怨的表情。由于缺乏热情,原先的决心渐渐被他丢到脑后。有一天他没去医院实习,第二天又旷课。他尝到了闲散的滋味,慢慢索性不去学校了。他养成了坐酒馆的习惯,迷上了赌博,学会了唱小调和调制五咪酒,最后连谈情说爱也学会了。可是这一切之后,他尝到的必然是考试名落孙山的苦果。于是他浪子回头,痛改前非,又埋头努力学习起来,最后靠死记硬背以相当高的分数通过了考试。这对他的母亲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大喜日子!他们为此大摆酒宴。

母亲把儿子教养成人,送他学医,帮他在道特挂牌开业,可是她的使命并未到此结束。她费尽心机,挤掉一个个对手,为查理娶回一位四十五岁的寡妇。杜比克夫人尽管长相丑陋,瘦得像根干柴棍,还长了一脸的疙瘩,但是她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

收入。

查理满以为结了婚就可以自由自在了，哪知他的太太并非贤淑之辈。查理的言谈举止、衣食住行都得顺她的心思，他的一举一动皆在她的监视之中。她不住地抱怨，不停地撒娇，一个劲儿要查理疼她爱她。

2

一天夜里，约摸十一点钟，一阵马蹄声惊醒了他们，一个男子带了一封信来请医生。信中求包法利先生立即到拜尔斗农庄去，那里有人摔断了腿。从道特到拜尔斗，走小路也足有二十多公里。外面黑漆漆的，包法利太太不放心，让查理等月亮上来了再动身，还要那边派一个小孩到路上迎他，为他引路。

早晨四点钟左右，查理离开热乎乎的被窝，披好斗篷，睡眼惺忪地向拜尔斗出发。他骑在马上，随着有节奏的颠动，眼皮渐渐发沉，睡意一阵阵袭来，不久就坠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。起初他试着回忆他知道的种种接骨方法，后来意识愈加模糊。恍惚之中他觉得自己好像躺在床上，又像似走过一间病房；他似乎闻到药膏的温香和露水的清香混合在一起，听到太太翻过身去，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梦呓……

“你是医生吗？”一个坐在水沟边草丛上的小男

孩问道。他是派来迎接医生的向导。医生从带路的孩子口中得知，卢欧先生家境富裕，他昨天晚上从邻居家回来时，在路上摔断了腿。他太太已经去世两年，身边只有他的女儿爱玛小姐帮他料理家务。

路上车辙越来越深，看门的狗挣着铁链狂吠不已，他们到了拜尔斗。这是一家看起来非常殷实的农庄。从马厩敞开的大门，可以看到肥壮的耕马安安静静地嚼着草料。沿马厩一大堆肥料上，有几只孔雀夹在母鸡和火鸡中间觅食。长长的羊圈，高高的仓房，车棚下是大车、耕犁和各种马具。院里还种着行列整齐的树木。池塘附近，一群鹅在伸长脖子欢叫。

一个穿镶三道花边蓝裙的年轻女人在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，把他让到厨房。稍事休息后，查理上楼去看病人。卢欧先生是一位矮胖老头，约摸五十岁左右，白皮肤，蓝眼睛，秃额头，带着一副耳环。此时他正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发汗，旁边一张椅子上放着一大瓶烧酒。他一直在不停地咒天骂地，看见医生进来便闭上嘴轻声地哼哼起来。

腿伤并不复杂，查理做梦也想不到会这么容易对付。于是他模仿他的老师们的做法，一边和颜悦色地宽慰病人，一边用玻璃刮光作夹板用的小板条。这时女佣人撕开床单作绷带，爱玛小姐开始缝小衬垫。她不小心扎破手指，就把指头放在嘴里吮吸。

她的手并不美，不够白，线条也欠柔和，但是指甲却洁白晶莹，如同象牙一般光滑。而最美的是她的

眼睛，原本棕色的眼眸由于睫毛的缘故显得黑乌乌的，看人时带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大胆的神情。

包扎完了，卢欧先生说不能让医生饿着肚子走。查理随爱玛小姐来到楼下厅房。厅房墙上挂着一幅智慧女神的铅笔画像，镶在镀金框内，下面写着：“送给我亲爱的爸爸。”角落的地上，直挺挺地排列着几袋小麦。

两副刀叉和酒杯已经在一张小桌上摆好。他们边吃边谈论着病人，后来又谈起天气和冬天的乡间生活。房间里很冷，爱玛小姐一直在打哆嗦。她的面颊绯红，不说话的时候习惯咬住丰腴的嘴唇。乌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，梳着一种查理从未见过的发式。在上衣两颗纽扣中间，挂着一只玳瑁边的眼镜。

吃过东西后，查理上楼向卢欧先生告辞，然后又回到厅房，因为他忘记把马鞭放在哪里了。他们开始在屋里四处寻找。鞭子掉在小麦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，爱玛小姐发现了就伏到小麦口袋上去捡。查理也急忙上前抢着去捡，他的胸脯无意中蹭到她的后背。她涨红了脸，直起身子，回头瞥了他一眼，把鞭子递给他。

原来说定三天后再来，但第二天查理就又走进拜尔斗农庄。那以后他一星期来两次，还不算“偶然路过”。卢欧先生的断腿愈合得很顺利。四十六天之后，他就在屋里试着独自走路。他认为包法利先生是一位医术不凡的医生，逢人便说连卢昂的一流医生

也不见得比包法利先生更高明。

至于查理，他也没有细想自己为什么喜欢去拜尔斗。每次去拜尔斗的路上，他的心情总是那么急切，一走近院子他的心里便充满欢愉。他喜欢仓房和马厩，喜欢卢欧老爹拍着他的肩膀称他救命恩人，喜欢听爱玛小姐那双小木头套鞋走路时发出的嘎吱声。

查理初去拜尔斗，包法利夫人就打听到病人的底细，并在她的账本上专门为卢欧先生留了整整一页。后来她得知卢欧先生有一个女儿，在修道院长大并受过“良好教育”，不禁火冒三丈，醋劲儿大发。她先是冷言冷语地试探，后来又言词尖刻地挖苦，最后发展到恶言恶语地大吵大闹。

“你那么喜欢去拜尔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不就是因为那里有个人勾住了你的魂！你想讨一个城里的小姐？她也算是城里小姐？得了吧，她爷爷不就是个放羊的嘛，有什么可神气的！星期天上教堂还穿件绸衫子，好像她是位伯爵夫人似的！那可怜的老头儿，要不是去年油菜收成好，一屁股的债够他受的！”

查理嫌烦，只得依顺她不去拜尔斗了。可是他心有不甘，被压抑的愿望反倒变得更加强烈。

初春的一天，安古镇为杜比克的寡妇管理财产的公证人，带了他事务所的全部现金搭船逃了。人们这才发现杜比克夫人并没有多少财产。原来她一直

在撒谎！公公婆婆怒不可遏，跑到道特大吵了一场。查理试着替她分辩，结果他的父母一气之下走掉了。一星期后，她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忽然吐了一口血。第二天查理拉窗帘时，听见她叫道：“啊，我的上帝！”待他转过身来，她已经咽气！

从墓地回来，查理独自走进卧室，看见她的袍子还挂在床头。他靠住书桌，一直站到天黑，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无限的哀伤之中。她毕竟爱过他呀！

3

一天早晨，卢欧老爹来了，给查理送七十五法郎的诊费和一只母火鸡。说起他的不幸，卢欧老爹拍着他的肩膀，极力安慰他说：“我知道这滋味不好受！我也是过来人嘛！我老伴没了，我又哭又喊跟疯了一样，真想也死了拉倒。时间一长，我慢慢想开了。既然人人难逃此劫，就不能因为别人死了自己也不想活，瞎糟蹋自己……包法利先生，打起精神来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！来我们家玩吧！我女儿说你把她忘了……”

听了卢欧老爹的劝告，查理又踏上去拜尔斗的小路。在那里他仿佛成了病人，受到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。他偶尔想起妻子，不免悲从中来，郁郁寡欢，但慢慢习惯了独身生活，对妻子的思念也就越来越淡了。由于不再受管束，他体验到一种新鲜的自由自

在的快乐,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和朦胧的希望。甚至照镜子时,他觉得自己的脸孔好看多了。

一天午后,人们都下地去了。查理走进卢欧老爹家的厨房,看见爱玛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做针线活。她没有披肩巾,裸露的肩膀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

按照乡间习俗,她拿出一瓶橘皮酒来。他说不想喝,爱玛笑着坚持要陪他喝一杯。她给查理斟了满满一杯,而自己的一杯差不多是空的。碰过杯后,她仰起头来喝,脖子伸得长长的。她“扑哧”一笑,笑自己什么也没喝到,从两排洁白细密的牙齿间伸出舌尖,舔掉杯底的几滴酒。

她又坐下来,不言不语地低头织补一只白线袜。查理也默不作声,只听见自己太阳穴嘣嘣地跳动,还有一只母鸡在院子里咯咯啼叫。她说入夏以来就常常感到头晕,问海水浴对她有没有益处。她还谈起修道院,他也讲起中学时的事情。他们来到她楼上的卧室,看她的旧乐谱和作为奖品得到的有彩色插图的小书。她还同他谈起她的母亲,墓地,抱怨花匠什么都不懂,佣人也不称心!她情愿住在城里,乡间太腻味人。她一会儿兴高采烈,眼睛里满是天真,转眼又懒懒的恹恹的,垂着眼皮,思绪不知飘游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查理夜晚回来,一面回味她说过的每一句话,一面追忆她的一颦一笑。他想象不出她结了婚会变成什么模样,猜测不到她会嫁给什么人。唉!卢欧老爹

很有钱，她又……那样漂亮！他夜不能寐，打开窗子向拜尔斗方向眺望，心想反正不会损失什么，决计一有机会就向爱玛求婚。可是每次机会来了，他又张不开嘴，不知该怎么说。

卢欧老爹可不想让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女儿永远呆在家里。当他注意到查理一接近爱玛就脸红时，断定查理来求婚只是早晚的事情。他思前想后，觉得他虽不是最理想的女婿，可人还不错，品行端正，生活简朴，又有学问，而且一定不会太计较陪嫁。他对自己说：“他要是向我求亲，我就把女儿给他。”

九月末，查理来拜尔斗玩了三天。他一次又一次欲言又止，让时间白白地流走。他上路回家，卢欧老爹送他一程。眼看就要分手，查理把心一横，嘟哝着说：“卢欧先生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”

他们站住了，查理又闭上嘴不吭声地呆站着。卢欧老爹微微一笑说：“你说吧！你当我一无所知吗？”

“卢欧老爹……卢欧老爹……”查理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好啦，这对我是求之不得的事，爱玛那里也没有问题。不过，终身大事总该问问她本人才好。”他们商定，卢欧老爹立即回去和爱玛商量，如果她答应这门亲事，卢欧老爹就打开楼上的护窗板。

卢欧老爹回去了。查理在小路上焦灼不安地等待。过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楼上的护窗板咣当一声被推开了。

因查理正在服丧，婚礼定在第二年开春前后举行。爱玛忙着准备嫁妆，有些要到卢昂定做。查理则筹划婚礼，安排酒席。大家忙忙碌碌，在期待中度过了冬天。

4

婚礼如期举行了。一共来了四十三位客人，他们当中有男女双方的亲戚，久不来往的故交，甚至早已反目成仇的旧友也尽弃前嫌，应邀而来。

客人们的车子一早就络绎不绝地驶进拜尔斗农庄：一匹马拉的小货车，设有一排排板凳的双驾马车，老式无篷轻便马车，还有带皮篷的运货车。从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少，个个衣着鲜亮，容光焕发。男孩子都像大人一样穿着靴子，他们中间很多人今天还是头一回穿靴子。小姑娘穿着第一次领圣餐时穿的白袍，为了这次做客特意将袍子放长。男客们有的穿讲究的燕尾服，有的穿衣袋极大的大衣，有的穿粗布短上衣，有的穿过短的小礼服，也有人穿着做客时穿的工人服，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。女客们则戴着宽边帽子，穿着城里样式的袍子，挂着金表链，披着小斗篷或小花披巾。

在教堂行过礼，大家步行返回农庄。他们在田间小路上迤逦而行，好似一条花披巾在绿茵茵的田野中飘动。爱玛的白裙太长，她不得不时时把它提起，